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三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九 石經

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本作身何及相闕散孔作儉下闕言白人維舊孔舊上有求下闕二字殺孔作求舊下闕有志女毋翕侮成人毋流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無弱下闕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孔作乃口下闕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慼鮮以不浮下闕試以爾孔作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

亼孔無女丕下闕其或廸孔作稽自怨孔作怒下闕永孔作誕勸
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闕之勞爾先予丕下闕于茲
高后丕乃知孔作崇降爾疾白下闕䏻迪古我先后下闕
民女有近孔作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興降丕永於
戲孔作崇降弗祥嗚呼今予下闕絶遠女比猶孔作分猷念以相從各
翕孔作設中下闕建乃家闕股孔作盤闕一字旣下闕衆白女罔
台民孔作無戲怠勗孔作懋建大命今我孔作予下闕凶德綏孔作嘉
績下闕今孔無爾惠孔作謂朕闕柦孔作震動萬民以遷肆

上下闕乘孔作隱哉予其勖孔作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

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孔作孚已上高宗肜日

篇

厥遺任孔作王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闕不衍于四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孔無鴻孔作洪水白孔作泊陳其五行帝下闕白建用皇

極次六白艾孔作乂用三德下闕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

直作下闕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下闕極凡厥庶
民無有淫朋人無有下闕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
而下闕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闕為天下王三
德孔三上有六一曰正直二下闕家而孔無凶于而國人用
闕頗辟孔作僻下闕乃心謀及卿闕謀及庶民孔作人已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元作無違朕不敢有下闕罔時維天命王曰告
爾孔無二字多下闕玆雒孔作洛予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下
闕有年于玆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士篇

嗇(孔作穡)之艱難乃劮(孔作逸)乃憲(孔作諺)旣延(孔作誕)不(孔作否)

則侮厥(下闕)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度治)民祗懼

下闕咸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時厥後

下闕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孔作民)惠于矜(孔作鮮鰥下闕)

酒(孔作淫)毋劮(孔作逸)于遊田維闕共(孔作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毋兄(孔作無皇)曰今日下闕厥丕聖(孔作聽)人乃訓變(孔變上有之乃)亂正刑(孔正上先王之)有至于下闕則凡曰(孔作皇自)敬德厥

衍曰朕之衍允下闕公曰於戲嗣王臨于茲(孔監上有其)

已上無逸篇

道孔作終出于丕詳於戲君闕白時我已上君奭篇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準下闕亂孔無謀面用下闕于厥邑其在

下闕有會孔作後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孔厥有克上度孔作宅

心乃下闕受玆孔作此丕丕其孔作基於戲下闕旦以前孔作

已受人之徹孔作徹言下闕訓德孔德上有于是罔顯哉孔作在厥

世下闕王之鮮孔作耿光以揚武王已上立政篇

几乃闕名大保下闕通孔作達殷就孔作集大命在下闕非

幾兹即孔作旣下闕黼衣孔作扆已上顧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

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㓜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

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髙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頽半没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末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為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乆矣本朝

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巳不多見今京華鞠為氈罽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因以所有鑱之會稽蓬萊閣勖音懋勉也劮亦逸字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葛屨下闕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下闕之誰知闕一字毛誰上有其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下闕父子父闕一字毛無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毛作無已尚毛作上慎下闕哉猶來毋死　陟岵三章

章六句　十下闕兮毛作猗不稼不嗇毛作穡胡取禾三百

廛兮不狩不下闕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欿欿毛作

坎伐輪兮下闕毋食我黍三歲宦毛作貫女莫我肎顧逝

將去女下闕宦女莫我肎勞闕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

下闕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闕句　山

有蓲毛作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闕酒食胡毛作何不

日鼓瑟且以喜樂下闕既見君子云胡其憂　楊下闕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

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藲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説猶公羊碑所云顔氏論語碑所云蓋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為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為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下闕卒爵坐奠爵拜執下闕人盥洗升滕觚于賓下闕上拜受爵于筵前下闕首公荅拜滕爵者立下闕滕爵者執觶待于下闕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摩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

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説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為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説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滕觚滕爵云者滕蓋送也

石經公羊殘碑

翬者何公子翬闕一字何以不稱公下闕桓於是謂桓曰吾為闕三字矣隱曰下闕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二字之石踖板本作碏立下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闕一字之邑也曷為下闕仲子板本有也字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闕一字為桓立故下闕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一字者何天子三公稱下闕相處乎內始闕一字諸公放板本作昉於此乎前此矣前下闕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有也吾下闕後為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字

弟毋兄稱兄凡闕五字之大夫也此下闕之邑也天子有闕四字諸侯皆從泰山下闕而葬不日卒赴而闕一字不告公曷爲與微者下闕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翬也何下闕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内大惡諱小下闕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試板本作弑也試下闕葬板本有以爲字不繫闕一字臣子闕二字覺何以不地不忍言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戚公

十有四年何以闕字一記異也何異下闕則至無王者則

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麐而下闕乎隱祖之所逯板本闕作逯

闕字一所見異辭所下闕不亦樂乎堯舜闕二字君子也制

春秋之義以已上哀公

有　傳桓公二年顔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何以

書記災也　世平顔氏言君出則已入下闕顔氏無伐

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十下闕

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䧜議郎臣闕二字臣劉弘

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難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咸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顔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葢嚴顔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下闕本本立闕一字道生孝下闕

曰道千乘之國敬事下闕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闕

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下闕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下闕與意板本作抑予之與子贛板本作貢曰夫子闕五字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下闕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闕五字禮節之亦不板本有可字行下闕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

作也已下闕而無諂富而無驕下闕告諸往而知來下闕人

之不下闕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闕乎板本作于學卅下闕孫問

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闕一字何下闕曰生下闕葬之

以禮祭下闕以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闕勞有

下闕孝下闕廋我人焉廋板本有哉字子曰温故而知下闕

子下闕器子贛問下闕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下闕

子下闕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下闕之下闕子曰書

云孝于板本作乎惟孝友于兄下闕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下闕已上爲政篇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闕十一字與下闕與對曰不能子曰闕五字山不如林放闕九字也射下闕

曰起予板本有者字商也始可下闕子曰下闕殷禮吾下闕

也知其說闕三字天下也其闕一字示諸斯乎下闕如神在

下闕於二代郁郁乎下闕大廟下闕子知禮下闕禮下闕也下闕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下闕往下闕門國板本作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闕一字管氏下闕知禮下闕吾未

嘗不得見也從者闕二字出曰下闕無道也久下闕觀之哉

凡廿六章已上八佾篇

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下闕顛沛必於是

子闕二字未見好仁板本有者字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闕過也各於其黨闕二字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

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下闕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

怨而已下闕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

無改於父之下闕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闕一字父母板本有乎字　子曰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難矣哉下闕君子板本有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

字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者惡下闕之

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卌板本有而字見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六章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何闕一字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字闕一景公待

孔子曰若季氏下闕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而字德之衰也板本無也字注闕二可諫也板本無來者猶可追也板本無下闕執車板本作輿者為誰子板本無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板本有日二字也是知津矣下闕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士哉擾板本作耰不輟子路行板本有以告板本有夫字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闕敵不分孰為夫子置板本作植其杖而耘板本作芸子路拱而闕一字止子路宿殺雞下闕禮板本作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義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

仕也行其義下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闕少闕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闕一字曰子夏闕一字何對曰子夏曰可者闕四字者距板本作拒下闕子夏曰雖闕五字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下闕其事君子學下闕子夏曰小人之過下闕曰下闕子夏曰大德闕五字出入可也　子斿板本作游闕六字子下闕君子之道焉可闕二字有闕一字有卒者其唯聖人下闕仕

而下闕曾子曰吾聞諸板本有夫字子人未自致也者板本作者也必也親喪乎闕一字子曰下闕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紂之闕一字善闕一字是其板本作之下闕贛曰仲尼焉學子贛曰文武之道未墜板本作墜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下闕告子贛闕一字贛曰辟諸板本作之宮牆板本作牆賜之牆闕二字窺見室家之好夫下闕尼不可毀闕二字人之賢者丘陵也闕二字踰也仲尼日月也下闕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闕已上子張篇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毋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板本有兩罪字在朕躬下闕歸心為所重民食喪闕一字寬則得衆敏則有功闕一字則說下闕不驕威而不猛乎闕一字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闕一字民之下闕尊其瞻視儼闕三字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下闕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

字賈板本作沽諸賈之哉包周闕四字蓋肆乎其肆也闕一字

周下闕曰言闕一字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

周無於下闕　　詔

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説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

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為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大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隷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

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葢唐史以隸為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為以黄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為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二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

日碑張馴韓説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别有趙䳄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閒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也黄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别之

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後漢書靈帝紀

熹平四年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隷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注云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隷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隷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雒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後漢書儒

林傳

蔡邕建寧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蔡邕傳

盧植為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

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賤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刋正碑文歲餘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後漢書盧植傳

張馴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後漢書張馴傳

宦者汝陽李巡等五人稱為清忠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後漢書宦者傳

石季龍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晉書載記

泰常八年四月帝至洛陽觀石經魏書太宗紀

太和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太學觀石經魏書高祖紀

劉芳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為劉石經魏書劉芳傳

馮熙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毁分用大致頹落魏書馮熙傳

崔光領國子祭酒神龜元年夏表曰石經之作起自

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𡑞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司顯隱漸加剝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職忝冑教參掌經訓不能繕脩頹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

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魏書崔光傳

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

初洛陽有漢時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以建

浮圖精舍遂大致頽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間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靈太后許之會元乂劉騰作亂事遂寢通鑑

魏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魏書孝靜帝紀

北齊天保元年八月詔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北齊書文宣帝紀

周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周書宣帝

紀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二卷亡毛詩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

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内省議欲補葺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什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隋書經籍志

顧炎武曰晉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經此獨以為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耶又

按水經注伽藍記所列碑數東二十五西四十八共七十三枚而北齊書所紀在鄴者五十二枚則不過失其二十一枚耳未至於不盈大半也又失載周大象元年徙洛陽一節史書之疎也劉焯傳言自洛陽運至京師者為信

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焯奉敕與劉炫等考定隋書劉焯傳

穀水又東逕國子太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

學記云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亦虞氏
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西序殷人之左學周人
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來
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
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嘉平四年
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禄大夫碑議郎張馴韓說
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

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隷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黄帝之世蒼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藝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絶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葢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

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改籕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説専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隷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者故用隷人之省謂之隷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隷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説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隷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隷自出古非始於秦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

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餘丈魏文帝又刋典論六碑附于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别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説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别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毁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紀年用工作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鏤

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
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
半毀幾駕言永久諒用憮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
臺太學竝無辟雍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
二學尚髣髴前基矣水經注
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
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隷
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

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竝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為勸學里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洛陽伽藍記

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

議郎蔡邕名雒陽記

顧炎武曰此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所引較之伽藍記多論語一經碑二枚少水經注以此為魏正始中所立而蔡邕等名別在堂東與此不合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三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四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十 石經

石經遺字古文篆隷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令其石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模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偽也在洛陽蘇氏家歐陽棐集古錄目

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為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為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濵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

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堙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磾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磾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

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刋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刋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刋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

靜遷于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繆謂之蔡邕字矣唐秘書省内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内坊貞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秘書内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姚寬西溪叢語　方勺泊宅編同

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雒陽城乃蔡邕隸書張舜民畫墁錄

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

記論語各已壞缺論語多可辨毎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校今世本為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為異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經讀遭鑿謬妄同馬日磾等以前聞考正自書于石立洛陽太學門下摹寫者日千車乘填塞街衢至隋開皇六

年遷其石于長安文字刓泐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推飛章之毀予謂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册至漢熹平六百年有竒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隋開皇又四百年有竒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竒其謬失可勝計也耶皆一時通儒之稱伯喈曰然焯炫又曰然可信也按隋史旣遷其石于長安今尚有出于洛陽者何哉邵博聞見後錄

漢石經尚書論語公羊在張奎龍圖家天下碑錄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葢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隷三體者非也葢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

易公羊傳論語記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曰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

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歳之後盡紬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已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于卷末云趙明誠金石錄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時其學已失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矣況其在後世耶漢承秦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灰燼間然其鈌殘湮淪

無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尚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則黨學相伐至改滋蔓周㐭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定黍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撿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

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于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于洛時為軍人破毁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没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為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内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

之本猶在秘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
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于法度亦後世不
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築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
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
没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
唐末淪没之所出也董逌廣川書跋
又跋石經尚書云秘書郎黄符以石經尚書示余爲
考而識之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

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

是時尚有碑十八蓋春秋尚存作篆隷科斗復有周
易尚書公羊禮記陽衒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為四部
又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衒之
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殘
殘破不屬盖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
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閒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
古文尚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為
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為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

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於矜寡乃逸既誕作乃憲既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闕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

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書已絶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同上

又跋石經論語云石經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為誰而作執車者為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耰而不輟作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斿而在蕭墻之内作而在於蕭墻之内凡碑

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者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耶同上

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毋翕侮成人今本作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本保后胥戚女永勸憂今本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本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本作汝分猷各翕中今

本作各設中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今本爾謂朕
曷震動天既付命今本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本作
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本亮作度以
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本人作民于作鮮毋兄
曰今本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本兄作皇旦以前
人之微言今本作徽言是罔顯哉厥世今本哉作在
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般就大命今本達般作大
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

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今本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今本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本置作植其斯以乎今本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本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本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記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内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

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驎一毛虬龍片甲令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立字郎中臣晝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

碑臣趙陟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雜詳未雜下谿上鈌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録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立字雜字案石經古本皆有之黃伯思東觀餘論

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為何體今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為隸古定不從科斗本文邕安能具三體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

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事情也或以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數人同受詔令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張縯石經跋

石經殘碑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于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所請正定六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

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不存北齊徙于鄴都半歿于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為柱礎而隋志以為後漢刻七經于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漢隸字原

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刻入石曾惇石刻鋪敘

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古

碑今無矣
吾衍學古編

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三體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之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

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讃學碑一所竝在堂前章懷太子引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

十六枚 枚少二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毁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為漢為魏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諸經石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傳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為六經隋書經籍志又

以爲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篆文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爲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

金石錄云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

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

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隷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為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為漢為魏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傳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録言其

家所收又有詩儀禮尚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
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見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
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
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爲邯
鄲淳書則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
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
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魏石經於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

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云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為之而未成耶今此之本據黄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宫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中好事者時時得之令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予皆得其拓本邵伯温聞見後錄言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逌廣川書跋記尚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此石已

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石經考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壊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許慎撰説文用篆書為正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

閑理不如淳也其所論者中郎之篆爾不言及隸以今推之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二體矣未知其出於何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盖隨俗為之欲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唐李陽氷言蔡中郎以豊同豊

按豊字自後漢三公山碑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碑多已作豊不始於中郎也

李丞相將東為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參作五

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變而從省者也省者謂之隸其稍緐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為八分者已不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張秘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況於為隸為真以至於行草乎雖然古文之變而為篆又變而為隸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于一也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而中郎同適當其時者也顏氏家訓曰世閒小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

文豈能盡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然則唐人試士必以石經說文字林者蓋欲其兼古今之法而曉變通之意乎上仝

又按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宇文紹奕跋言給事內翰胡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隷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竝鑱諸石大字至四千

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見拓本同上

石經考異者何以補亭林顧氏之考也蓋衆說之齟齬者莫石經若矣史傳異地志異碑刻異唐宋元明諸家之辨證異顧氏述矣而不詳詳矣而不辯予特引而疏通之又自唐開成以後其事少略予特取而補綴之文雖近創而義則實因汲古之士其不以予為勦說也夫雍正十三年太歲在乙卯二月朔仁和

杭世駿書 以下七條俱石經考異

延熹五經 後漢蔡邕傳及張馴傳皆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巡傳云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洛陽記亦秖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欣筆法魏酈元水經注亦秖言五經意熹平四年邕等所奏求正定者六經

曁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五經耳

書碑姓氏蔡邕傳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堂谿典見延篤傳注馬日磾見孔融傳注張馴在儒林傳韓說單颺在方術傳）洪适隸釋石經論語殘碑末一行有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黄伯思東觀餘論石經公羊殘碑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馘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谿上

缺當是堂谿典也由二碑證之則當時奏求正定者
祇邕等七人暨後立石又有左立孫表又有趙𣸣等
諸人也范史略之耳
書丹不止蔡邕 邕傳及水經注皆言邕自書丹於
石使工鐫刻洛陽伽藍記亦言三種字石經漢右中
郎將蔡邕筆之遺跡隋書經籍志亦言後漢鐫刻七
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董逌廣川書跋乃云石經
不盡蔡邕如馬日磾輩相與成之洪适隸釋云今所

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竊意其閒必有同時揮毫者張縯石經跋云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

三字一字　儒林傳序詔諸儒正定五經刋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伽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光為

祭酒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

劉芳傳亦云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江式傳亦云

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歐陽棐集古錄

目亦稱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

蔡邕書張㒞民晝墁錄邵伯温聞見後錄乃據雒陽

發地所得石經以為蔡邕隸書趙明誠金石錄則又

以為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序古文篆隸

三體之非黃伯思見公羊殘碑亦定以為鴻都一字

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祇有蔡邕今字石經論語唐以隷為今字也張縯又以邕不能具三體書法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隷魏書江式傳云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説文篆隷大同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晋衛恒傳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隷三字石經獨隋經籍志乃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祇有

尚書春秋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為斷胡三省注通鑑則又鑿指三字為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今特取而備論之其言曰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謬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

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

漢魏碑目　漢立石經不言碑之數目洛陽記有四十六枚之語章懷即引以為注伽藍志乃云石經二十五碑蔡邕遺跡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此漢石經目也若魏正始中所立酈道元與楊衒之皆云四十

八枚而北齊文宣紀云蔡邕石經五十二枚葢合漢魏言之第不深考誤云蔡邕也宋敏求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葢漢二十五魏四十八也此其碑數之異論其形製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廣四尺此是漢碑水經注云石長八尺廣四尺此是魏碑論其位置洛陽記有西行南行東行之分此在堂東之西南東也是漢碑朱超石以為駢羅相接者是矣水經注言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刋

典論六碑附於其次此所謂樹之於堂西者也是魏碑第謝承范曄之書均謂立在太學門外而陸機鄴元楊衒之均謂講堂前微有異耳

隋書經籍志正誤　隋書經籍志其中言石經一篇之中互異者數事張孟奇撰疑耀未暇致辨亭林顧氏又辨之未詳予特援諸書以證之其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按邕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以五經書丹於石則石經在漢時從未有言

七經者彼蓋見一字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却合七經之數遂斷以爲漢刻而不知其與范史魏書術藝傳水經注雒陽記諸書多不合其云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按後齊天保元年詔文襄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則鄴都之徙乃由文襄非關神武然善則歸親或可渾同言之至云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按陸

機洛陽記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毀是晉時存者衹有一十九枚至酈道元注水經時正始石經有四十八枚後魏馮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致頹落鄭道昭崔光皆表請料閲補綴皆見之本傳孝靜武定四年始移於鄴文宣受禪孝昭即位均令國子監施列當時稱有五十五枚然則徙鄴之役或有淪毀乃文宣孝昭之世

其碑見存無闕所謂不盈大半豈非言者過歟其云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内省按後周宣帝紀大象元年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則開皇之初石經仍在洛陽或由洛陽轉徙長安耳若云自鄴京載入大象之徙豈為無是事乎徧稽諸史一事之顛末牴牾者衆矣

鴻都學非太學　張懐瓘書斷黄伯思東觀餘論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

置鴻都門學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陽球傳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

門南又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怪當時待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若梁鵠八分皆極一時之選何以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工蟲篆小技五經所以正天下謬偏傍增損之間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自書丹使工鐫刻誠慎之也開成以後石經考異別錄于唐宋石刻

魏石經

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

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

晉書衛恒傳

顧炎武曰據衛恒書勢所言則三字石經非邯鄲

淳書

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

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

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魏書江式傳

正始石經非邯鄲淳書　魏書江式及北史皆言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而衛恒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為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蝌斗之名遂效其形水經注以迄晉書撰恒傳皆同此說胡三省并為計其年歲云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

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或以三字為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按魚豢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為儒宗傳其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埽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又邯鄲淳傳云黃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疋度淳在當時未必甚老或寫於黃初而刻於正始亦未可定不然熹平立石蔡

邕馬日磾之名昭灼若此而魏世重刊竟不言書者姓氏是一闕也石經考異

唐藝文志所載石經與隋志不同　唐書藝文志云今字石經易彖三卷與七錄合隋志一卷今字石經尚書本五卷隋志六卷今字石經鄭玄尚書八卷七錄同隋志無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七錄十三卷隋志九卷又五卷今字石經毛詩三卷隋志魯詩六卷七錄毛詩二卷今字石經儀禮四卷隋志九卷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公羊傳石經九卷隋志同蔡邕今字石經

論語二卷七錄同隋志一卷唯無典論其云今字者即一字也石經考異

仁和趙信云公羊穀梁皆無正經故邯鄲淳書春秋正經一卷以補之唐志所云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即此以其專寫正經而不連左傳故稱為左傳經實則無左傳也其十卷則一卷之譌正經不應有十卷也石經毛詩梁時已亡安得至唐復出恐是魯詩之譌也同上

乾隆御覽之寶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四